

13



福建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要目



在福建教育厅任职的回忆
书城六十载忆旧录
我所知道的方声涛
聚春园旧忆
福建火柴专卖事业
福鼎名茶太姥白毫银针
福建的“新生活运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福建文史資料

第十二輯

44234/3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福州

福建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地址：福州五四路省政协大楼

福州市计委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6.25 153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书号：闽版刊字第123号 定价：1.20元

目 录

在福建教育厅任职的回忆·····	郑贞文 (1)
福建地方文献的编印·····	郑贞文 (38)
记郑贞文·····	郑 善 (43)
书城六十载忆旧录·····	金云铭 (50)
我所知道的方声涛·····	吴艺五 (70)
聚春园旧忆·····	强祖干 金醒斋 邓澹昌 (106)
“兴化帮”在福州·····	郑桂芳等 (127)
福建火柴专卖事业·····	黄毓泌 (139)
解放前闽省红茶生产概述·····	郭公木 (149)
福鼎名茶——太姥白毫银针·····	李得光 (153)
福州鼎日有肉松·····	林新瑜 (159)
福建竹材家具的创新与演变·····	林鉴清 (163)
福建的“新生活运动”·····	王宜祐 萨福简 (171)
福州斗堂与禅和曲·····	陈师亮 (187)

在福建教育厅任职的回忆

郑 贞 文

任 职 的 经 过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福建光复，在福建都督府政务院之下设教育部，以黄展云为部长，刘以钟为次官，内分专门、普通两科，我任专门科科长。一九一二年四月，我和政务院院长彭寿松意见不合，自请辞职，改任视学官，被派往南洋英、荷两国属地视察华侨教育。次年三月回闽，时彭寿松已被逐离闽，省政局改组，教育部改为教育司。我受教育司之嘱，暂任福建高等学校教务长一学期。暑假后，重赴日本东京帝大续学，一九一八年毕业归国，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长前后十三年（一九一八年八月——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曾请假回闽（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九二一年八月），筹办厦门大学，开学一个学期后，仍回任编译所原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日抗战，我的寓所及闸北商务印书馆机关均被焚毁，编译所停办。十一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我主编《化学命名原则》，这时，十九路军已移驻福建。当蒋光鼐准备组织福建省政府时，留教育厅厅长一席，托当时国府主席林森物色。林森与我虽是同盟会同志，但却未曾见面，可能以我在学术界工作多年，充教育之职或可胜任，遂逾格介绍，我就这样地当上了福建省的教育厅厅长。

蒋光鼐任省政府主席期内（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九三三

年十一月），福建省政独立自主，教育厅对于本省教育行政亦有充分的职权。唯重要事件须提请省府会议通过，或经主席批准，普通公事报府备案即可。对于我所提出的建设性的教育措施，蒋光鼎总是给予支持。在他主闽短短十一个月中，增筹并稳定了省教育经费，加强了国语教育和健康教育，创办了省立科学馆，设置了清寒大学学生奖学金，确立了省立教育机关省派会计新制度。对于古迹的保护修建，蒋亦相当注意。一九三三年春，我约蒋和蔡廷锴将军、李章达秘书长等瞻拜于山威武毅公祠时，我建议重修平远台，以纪念戚继光歼灭倭寇、饮至策勋的胜迹，蒋首先解囊捐了一个月薪俸为倡。一席间募得三千多元，平远台得以建成。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发动“闽变”，我适离闽赴沪，未介其事。“闽变”失败后，一九三四年二月，福建省政府改组，陈仪任省政府主席，我回闽重任省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陈仪来闽不久，即往各县视察，他的亲信顾问沈铭训随行。沈对教育素有兴趣，他见福建地方文化落后，想大加改革，就把青年党中委刘天宇引荐给陈仪任为省府参议。刘拟出一个“改革福建教育方案”，由陈仪交厅讨论，并指定沈铭训、刘天宇、郑坦（教育厅主任秘书）、唐守谦（教育厅科长）等共同研究，由我召集。这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将各类学校分别集中办理以提高教学质量。例如，将全省各级师范教育集中在省会一校办理；中学除暂留少数较有成绩的私立中学外，全部收归省办，而省高中部分，只许在实行三三学制的重要地区集中办理。这不特管理上有许多困难，而接收私立中学的经费亦无着落。这时教育厅正在开办中学校长和教员暑期讲习会，遵照陈仪指示，讲习会实行军事管理，将校长及教员们集中军训。对这些知识分子施以军事训练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本已不易，加以这个全凭主观制定的教育改革方案难以兑现，使我不得不大费精神与代表省主席意见的顾问

参议们折冲，以求得军训的顺利进行和方案的比较合理的调整。

我以素来文弱之躯，在大暑中要克服种种困难，竟弄到神经衰弱，患了八个多月的严重失眠症。我屡请辞职，陈仪都给假就医。如此拖延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才先将辞呈转行政院，并迳向法院提出以上海中学校长郑通和继任。适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也提出以闽人李贻燕（中央编译馆馆长）为继任人选，因事前两不商洽，双方都坚持不让。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无法调停，打算请示在陕西行营的蒋介石决定，恰遇西安事变，便耽搁了下来。到一九三七年春间，陈仪以我病已瘥，将辞呈退回，我只得龟勉视事，竭尽棉力办理后方抗战教育事宜。

陈仪对于福建教育，虽常主观行事，但遇有与他意见相合的措施，也极力支持。为充实教育厅人才，他赞成我提出的创办专科视导制度的建议，由我推荐中小学各科优秀教师，经省府聘为参议或咨议派厅服务，并增设额外秘书及中小学专科视导员共二十余人。又每年收各大学教育系及师范学院闽籍毕业生为服务员，派在厅内各科室工作，遇缺即补。这许多额外秘书、视导员和服务员的预算外薪给，都由陈仪特别办公费项下开支，使我在用人上得到许多便利。

一九四一年九月，陈仪离职，刘建绪继任省政府主席，一部分省府委员更动，政治环境变化，我请辞职未准。刘对省政虽多仍旧贯，而人事方面，则喜用亲信乡人。例如将办校著有成绩的省立医学院院长侯宗濂置于闲曹，而以湘人李鼎勋接充，致侯氏不愿留闽赴陕。他由重庆请来一个素识的“国术专家”万籁声，草率地办了省立体育专科学校，算是在他任内创设的唯一的高等学校。但仅年余，刘、万之间就闹出了许多意见，刘将万降为仅有空名的省立体育场场长。万及所聘教师都愤而辞去，并将一部分体育教具也带走了，以致师资缺乏，器械不足，无法善后，不久体专也就夭折了。

刘建绪对教育无甚主张，也不重视。抗战后移设在永安近郊茅坪的省立高等农业学校，费数年力量，刚将校舍及学生实习农场建设完妥，方喜学生得以实践耕种，却因该校地面宽广，交通便利，为刘建绪的亲信、县政训练所的当事人所垂涎。刘突令农校克日迁让，校长请缓月余，待收成之后他迁，即被刘以违命撤职。刘又轻信诬告，突下手令将莆田中学校长免职，我以事实证明所控无根，面退原令，他虽勉强收回成命，但已对我极感不快了。

我因任上事务不胜繁剧，旧病复发，坚请辞职，刘初尚慰留，终亦首允，且和我商谈欲在闽籍文教界中觅得继任人选。刘初提厦大校长萨本栋，我极赞成，但料萨是科学专家，未必肯舍大学而就行政。刘又欲请调贵州教育厅厅长欧元怀回闽，我认为确当，但欧兼任大厦大学校长，恐贵州不肯放他回里。结果都不出我所料，最后刘与我约，俟他觅得相当人选时，通知我再提辞呈。

一九四三年冬，刘赴重庆出席国民党中委会议，内定以湘籍福建省府委员朱玖莹接陈体仁为建设厅厅长，因而事前宣扬陈的缺点，以为会后提出换人张本，事为在渝的宁波专员徐箴所闻。徐是朱家骅的私党，朱遂推荐徐为福建建设厅厅长。这事出于刘意料之外，但又不敢违权贵之意，于是想出应付妙法，委徐箴为教育厅厅长，我就这样被免职了。

省教育经费及基金的筹措

民国成立以来，本省因军阀纷争，财政紊乱，教育向无专款，校长无米为炊，教员枵腹从公，教育界忙于筹款索薪，怎能顾及管教事业。直至一九二八年十月，才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由盐税附加项下，月拨十二万元为教育专款，按月由附税收入机

关拨付。为保障教费的独立并监督其使用，特组“省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专司教费的收支、保管事宜。从一九三一年三月起，各省盐觔附税归财政部统一核收，此项专款改为国库补助，仍由盐税收入机关照拨。但因税收不足，每月实拨之数，平均不满十万元，且系盐商期票，须由教费保管委员会向银行或钱庄贴现，月付二分六厘二毫的高利，以致多延时日，不能按期发款。各校教职员待遇本甚菲薄，又时遭拖欠，致罢课索薪，成为常事。

我甫接事，省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主委陈培鋐即提出辞职，主委一职，只得由我兼任。当即陈请蒋光鼐向国民政府请求拨足十二万元现款，经蒋向财政部力争，获准月拨十一万元，大部分仍是期票。由于我们量入为出，樽节开支，经大半年，不特教费按月发清，还补发了前任的一部分旧欠。不料到了一九三三年中秋节前数天，由于中国银行福建分行内部查帐，教费停止兑现，银根骤紧，教费保管会多方张罗，仅筹得六、七成现款，平静八个多月的索薪风潮因而又起。某日上午，我见厅中礼堂堆有百余顶帽子，庶务股长来告，省立教育机关教职员正在各馆校开会，照例先将帽子送置厅内（以便庶务人员查点人数），即将全体来厅索薪，并请示是否照前任成例由厅备饭招待。我答以厅中无此预算，当然不能额外开支；如果必须在厅用饭，可酌量代办，妥为照料。不久，各员齐到，我即告以筹款困难情形，并表示中秋节前可先发一部分教费，余再极力设法，众不满意，饭后在礼堂开会，决定次日罢课。我将教职员生活困难实情向蒋光鼐汇报。蒋在中央银行福建分行存有一万七千余元，听我陈述实情后，即拿出存折，交我取出垫发，并召集各校校长恳切开导，责成即日上课，多年省会罢课索薪的风气，从此便不复见。

省府为使教育机关的主管人免除管理经费的麻烦，并杜绝营私舞弊，特建立省立教育机关省派会计制度，招集具有会计资历

的人员，加以短期专业训练，自一九三三年八月起，派往各馆校工作，受省府及教育机关双重领导，试行后尚见适当。这种省派会计办法，以后逐渐推行到其他行政机关。

为振兴教育事业，省府拟筹设教育基金，遂于一九三三年春提出举办省教育团公有林方案，由省各级公、私立学校与教育机关撙节开支，省出经费，利用官有荒地营建教育团公有林，以林业收入充作教育经费。方案规定的投资办法是：省立各级学校及省教育机关，年提总经费百分之一；省款补助的各级学校及有关地方的各级教育机关，年提补助费总额的百分之一；已立案的私立各级学校，听其自由投资，但应在林场开始经营后的三年内加入。管理办法是：由教育厅派场长一人，干事若干人，负责林场管理；经费由教费项下开支，并特组一个委员会负监督稽核的责任。

此案通过后，我即同留美林业专家李先才同往南平林区勘察。七月，定王台为本省教育团公有林第一林场场址，委李先才为场长，前往开办。不料八月末，竟有一股恶徒乘夜闯入山上办事处打劫，把一切公私用具抢掠一空，开办事宜因而暂时停顿。次年一月，又在闽侯县南屿乡五凤里觅得第二林场场址，经苦心经营，五年中计开山地及田园三万余公亩。王台第一林场虽屡遭破坏，亦继续垦殖。至一九三八年，两个林场都由省农业改进处接管，教育团公有林结束，在筹措教育基金方面，未起过什么作用。

一九三四年一月，省府改组命令发表之时，我适在南京，即与陈仪谈及福建教育经费问题，并请陈仪向财政部交涉按月发足十二万元（即原定盐税附加实额），当即办到。二月，陈仪来闽，宣布省内财政自他就职之时起算，教费按月于二十五日以前发清。如此，军阀时代的旧欠便一律不计在内，教育界对于过去的损失只得不提。

一九三六年，省府实行合署办公，所有对外文件一律以省令发表，各厅处只代省府办稿，不直接对外负责。本省财政实行统收统支，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随之结束，教费发放事宜由省财务机关办理，教育厅仅负请领及转发之责；财政厅偶有愆期，即代为催促，所幸尚无拖延积欠之事。

蒋光鼐主政时期福建教育的主要措施

（一）国语教育的推行

福建方言素以纷繁复杂著称，省内不同县区常因语言隔阂，造成地方派别，贻害甚大。闽人出省任事，以不懂普通话，甚感不便。自南京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之后，前任教育当局即令师范学校学习，并提倡用普通话教学，但各校多数敷衍应事，不甚认真。甚至有好几个学校同时聘用北洋时期在福建省会警察厅当侦探的张国华（绰号“官话张”）为普通话教员，让其混入教育界内，充作坐探，害了不少进步青年。

我回闽时，第一个志愿便是要使一般学生能讲普通话，因此下决心厉行国语教育。其办法是：加强师范学校注音字母的学习，以培养出发音正确的师资；从幼稚教育始，认字读书一律用国语教学；除初级小学准予教课时暂用方言说明外，高级小学以上，师生间必须全用国语对话，不得混用方言；督学或视导员视察学校时，应特别注意教师的教学用语，如发现仍用方言，须即严加告诫，并责成校长负责纠正；随时举办国音补习及学生国音比赛，以资提倡。这些办法初行时，中等学校年老的教员（尤其是教会与私立学校的教员）甚感困难。嗣由于教育界觉悟的提高及督学、视导员们的严厉督导，不出数年，本省中、小学生大多会读国音，普通话说得流利的亦不少。后来，受过普通教育的青少年只懂用国音读字，反而不知方言是怎样念法了。

抗战期间，有某“大员”由重庆来闽，曾在福州召集中等学校以上学生讲话，要主持人提供翻译，主持人告以学生都能理解，不必翻译，他甚为怀疑。及到建瓯，又对学生讲话，当场指定男女学生数人，询以所言大意，应答无误，大出意外。

（二）健康教育的创办

教育厅鉴于本省学生大多体格文弱，有开展学校卫生工作之必要，遂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开办暑期教师卫生讲习班，请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选聘医师来闽主讲，并选派护士龚微珂等前往南京实习学校卫生工作。陈仪主政时期学校卫生工作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一九三四年四月，商请卫生署在本省开办学校卫生讲习班，选派公私立小学教职员参加学习，并请卫生署派卫生专员来闽襄助健康教育的筹办事宜。七月，福建省教育厅健康教育委员会成立，卫生署遴派文汉长医师来省负责推行健康教育，教育厅还从四川聘到牙科医师周鲁（华东牙科医学院出身）来厅主办学生牙齿保健事宜。健康教育委员会规模虽小，却是本省政府办理学校卫生事宜的第一个专门机构。

一九三六年秋，省民政厅设立卫生科，教育厅健康教育委员会撤销，卫生工作人员的调派及技术协助的有关事宜尽归民政厅主持；学校卫生行政则仍由教育厅督促办理。

一九三七年，本省卫生处成立，民政厅的卫生科取消，重新组织福建省健康教育委员会，由教育厅与卫生处会同办理全省健康教育事宜。至一九三九年冬，全省各县、市、区都组织了健康教育委员会，学生健康教育工作普遍施行；但以区域太广，责任不专，督导上殊有鞭长莫及之感。

（三）省立科学馆的创立

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召开全国教育会议，我以自然科学专家会员的资格应邀出席，在会上曾提出各省应办科学馆一案，虽经全体通过，但未实行。直至一九三三年三月，福建

才创办省立科学馆。馆址设在解藩路（今鼓屏路），由我兼任馆长。馆内设化学部，以黄开绳为部长；物理学部，以赵修乾为部长；生物学部，由私立协和大学教授郑作新兼部长，并附设动物园。十月间，我辞兼职，委黄开绳为馆长仍兼化学部长。

为提高学生的实验能力，增强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科学馆内设置了物理、化学和生物等科的公共实验室，规定省会各公私立中等学校按排定的实验时间，由教师率领学生到馆实验，并由馆内各部专家予以辅导。所有实验用的教材、药品、标本、用具均由科学馆供应。这种规定使设备较差的私立学校的学生得到了与省立学校学生同样进行科学实验的机会，从而提高了公私立中等学校自然科学学科的教学水平。科学馆还时常举办自然科学通俗讲演，对民众进行科普教育。

科学馆于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实验之外，还注重科学研究。例如生物学部研究员唐仲璋发现了血吸虫福清新种，并完成了对福清县血吸虫病的病区分布、钉螺分布及流行特点等的调查研究，为农村血吸虫病的防治做出了贡献。化学部研究员甘景鎬、倪松茂用乌桕的叶制出草绿色染料，解决了由于外国染料来源断绝、军服无法色染的问题。倪松茂又与交通技术员林一联合研究成松根蒸馏制油法。这种松根油可代柴油、汽油之用，补充了交通燃料之不足。松根油与染料研制成功后，由甘景鎬、倪松茂在馆外分别设厂制造。鉴于战时交通阻梗，科学仪器和标本不能由省外得到，馆中特附设制造科学教具的工场，自制初中的整套理化仪器及高中的大部分仪器，不能自制的也设法制造代用品，以应后方新设中等学校的需要。

抗战后，教育厅附设工场制作的数学教具推销到江西、广西等省，需量甚多，工场不敷制作，遂并入省立科学馆附设之理化教具厂，以合力制作。

一九四二年，创办省立沙县初级工业实用职业学校，以培养

制造科学教具的技工。该校附设在已迁至沙县的科学馆之内，由黄开绳馆长兼任校长。在刘建绪主政时期，省立科学馆曾一度被裁撤，其全部工作并入省立研究院。不久，又将省立科学馆恢复，但已失却了本来的面目。

（四）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的设置

我省曾出过不少学者和艺术家。但自民国以来，省内的高中毕业生很少能进入省外的著名大学。因那时这些大学仅在京沪两地设场招考，贫苦学生无法出省应试；且入学后用费甚巨，非富裕家庭出身者，纵被录取亦不能就学。针对这种情况，我提出设置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的动议。一九三三年，此议经省府通过施行。是年暑期高中学生毕业会考后，教育厅“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委员会”即拟定本年度招考的科目、人数及允许报考的大学校名，公告招考。规定应考的学生须由母校保送，并附学生成绩、家庭状况，证明确系清寒子弟且学行俱优。考生经委员会出题考试，评定及格；再经口试，发表录取后，由厅给以旅费前往京沪应试。若考取入学，年给奖学金二百七十元（后因法币贬值，逐渐提高至八百元），毕业时，由厅函征返省服务（旅费由厅寄发）。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二年，共派学生一百零七名，在学成绩大多名列前茅。所惜当时教费困难，培成不多。

一九四〇年，又设置“福建省省内外专科以上学校清寒优秀闽籍肄业学生奖学金”，名额暂定一百名，理、工、农、医及师范学校各占百分之二十，每名年给奖学金一百二十元，后亦逐年提高至三百元。

一九四二年，再设置“国立厦门大学基本学科奖学金”，名额暂定二十五名，每名年给奖学金八百元，分配于国文、历史、数理、化学、生物五学系，每系五名；由校于年度开始遴选闽籍学生，列册连同成绩送厅复核，合格后发给奖学金。

陈仪主政时期福建教育的主要措施

（一）师范教育的集中办理

本省的师范学校，原依旧道属分为四个师范区。一九三四年，本省闽海、汀漳龙、兴泉永三区俱设有省立师范及省立乡村师范各一所，南平、邵武及三都的省立初级中学亦附设有简易师范科，唯延建邵区只设省立建瓯乡村师范一校。照陈仪原交下的福建教育改革方案，是要把全省的师范教育集中在省会一校办理。如照此办理，边远县份的学生来省就学当有许多不便，且在省会的师范学校也难负起分区辅导地方小学之责。研讨之后，决定将全省的师范学校集中在福州办理，定名为“福建省立师范学校”；但在省会以外，得设简易师范学校，专以训练当地的初级小学师资。遂将建瓯、龙岩两个乡村师范及龙溪师范学校，分改为省立建阳、龙岩、龙溪三个简易师范学校，三都初级中学仍附设简易师范科，余均停办。

一九三七年，增设省立顺昌（后改沙县）、仙游、连城三所简易师范。一九三八年，又增设省立霞浦简易师范学校，将三都初级中学的简师科并入该校，嗣迁址福安，改名为省立福安简易师范学校。一九四〇年，又增设闽清（后改闽侯）、德化简易师范学校。

一九四一年九月陈仪离任后，新任省主席刘建绪不坚持将师范教育集中一校办理的成规，教育厅遂将迁在永安的省立师范学校改为“省立永安师范学校”，将其他各县的简易师范学校扩充为省立师范学校，于是全省有永安、闽侯、福安、沙县、建阳、德化、仙游、龙岩、南靖、连城等十个省立师范学校。

（二）中学教育的调整

本省中学教育，原以旧道区为省立高中区，每区设高中一

校；以旧府州区为省立初中区，每区设初中一校，而私立中学则集中于福州、厦门、泉州、莆田等沿海一带（以教会及华侨办的为多）。二十余所县立初中都甚简陋。照陈仪的改革教育方案，县立初中应一律停止招生，其大部分改办为简师或初级职业学校；省立高初中应归并班级，原有五个省立完全中学，只福州、龙溪、建瓯三校仍设高初中，将莆田中学的高中部并入福州中学，厦门中学的高中部并入龙溪中学，原校仅办初中部。对于私立中学，则高中以取缔与限期停办为原则，初中以督促改进为原则，由教育厅派员切实考核，依各校的基金、校舍、设备、教职员资格及管理情形，分别予以处理。其结果是：原设有高中部的二十三所私立中学，只有九校符合规定标准，准其照办高中部；五校相差太远，令其停止招生；其余九所尚欠完备，或办理未尽适当，姑准招生，督责改进。

一九三八年，因国立厦门大学迁往长汀，令省立长汀初中添设高中部。那时沿海各省立中学均疏散后方，使各地文化渐达均衡的发展。一九四一年，将永安、三都两初中改办为完全中学。同年四月，闽海战事发生，特在宁化、明溪两县增设省立第一及第二临时中学，以收容由战区退出的学生。一九四二年，复将省立晋江、永春、莆田、上杭各初级中学改办为完全中学，并将第一、第二临时中学改办为省立宁化中学及省立明溪初级中学，将明溪的高中部并入宁化中学。

至于县立初中，则自一九三七年以后，或改办为县立简易师范和县立职业学校；或由邻接三县联合办理联立初中。到一九三九年，依照“县组织纲要”中每县设一初中的规定，督促各县筹设，于是初中逐渐增加。至一九四二年福州增设一所初中为止，全省县市立初中共有五十二校。

（三）职业教育的调整与职业补习教育的创设

当时虽有积极提倡职业教育之风，但以实业尚未发达，职业

学校的毕业生仍找不到出路；而高初中毕业生亦因无相当技能，无以就业。就实际情况而言，当时各业生产大多尚未脱离手工阶段，所以职业补习教育比之职业教育，更适合于社会需要。故在改革教育方案中，特对职业教育作如下规定：一是高初级职业学校之创设应以适应当地生产状况为原则；照此规定，在德化设立陶瓷学校，在福安设立茶业专科农业学校，在南平设立林科农业学校，等等。二是尽量创设各种职业补习学校，尤其是农业补习学校；照此规定，先在省会设立农民教育师资训练所，培训农业职业补习学校校长及教育、实习指导员。依陈仪的设想，这个训练所的学生由每县遴选两名，一个是有耕作经验的青年农民，一个是曾受中等教育的农家子弟，这样配合，可以取长补短，利于养成适用的师资。遂于福州北门外新店附近觅地起盖校舍，划出田亩作实验田。惟因学生程度不齐，不易施教，毕业后虽仍回本县服务，但既没有适当的农场，他们的学识经验又都不足，事后调查，都未见起了什么作用，这是空想不合实际的一个例证。

（四）高等商业职业学校的设立

福建在清末已办有高等商业学校，因学生没有出路，早已停办。陈仪来闽后，开办了省银行和省企业公司，又推行了省派会计制度，需要中级商业会计人才。一九三九年遵照教育部规定，由教育、建设两厅的厅长和主管科科长，及民政、财政两厅、卫生处、农业改进处的主管人员联合组织“建教合作委员会”，省企业公司总经理亦曾参加。一九四〇年依照“福建省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规定，在南平设立南平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委刘乃宇（曾任私立厦门大学商学系主任，有极高学识和经验）为校长。该校应开的班级、应教的课题，都经切实商议，以本省建设的需要作决；学生实习的方法，也经建教合作委员会议定遵行。但是那时福建的财经实权操在顾问徐学禹手里。徐倚藉陈仪宠爱，弄权舞弊，不可一世。我和徐意见不合，曾在省府会议上发生冲